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视角下《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汉译翻译策略研究

梁龙飞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要

本研究以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为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任爱红译本在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及承诺五个维度下的翻译策略选择, 揭示各伦理维度之间的侧重差异及其动态制衡关系。研究发现, 自传体文学兼具审美性与纪实性, 译者在忠实再现原文本风貌的同时需兼顾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 而伦理视角正可解释译者“为何做出这些选择”的深层动因, 为既有女性主义与接受美学取向的研究提供有益补充。任爱红译本的翻译实践表明, 在多重伦理准则之间构建动态平衡是自传体文学翻译成功的关键。本研究作为宏观框架下的基础性分析, 仍存在案例数量有限、伦理冲突与协调机制探讨尚浅等局限, 未来可扩大语料范围, 引入多译本对比与读者接受调查等实证方法, 以进一步深化对翻译伦理影响策略选择的理解。

关键词

切斯特曼, 翻译伦理,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任爱红, 自传体文学翻译

A Study on Chine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Educated: A Memoi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esterman's Translation Ethics

Longfei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Chesterman's five ethical models of translation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文章引用: 梁龙飞.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视角下《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汉译翻译策略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209-215. DOI: 10.12677/ml.2026.1410984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strategic choices made in Ren Aihong's translation across five dimensions: representation, service, communication, normativity, and commitment. It aims to elucidate the differing emphases among these ethical dimensions and their dynamic interrelationship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utobiographical literature possesses both aesthetic and documentary qualities; consequently, translators must not only faithfully reproduce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but also consider the reception habits of target readers.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this approach can help explain the translator's underlying motivation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y the translator made such strategic choices", thereby providing valuable supplementary insights to existing research grounded in feminist theory and reception aesthetics. The translational practice of Ren Aihong's work demonstrates that establishing a dynamic balance among multiple ethical criteria is pivotal to the success of translating autobiographical literature. As a foundational analysis conducted within a macro-level framework, this study still faces certain limitations, including a relatively limited number of case studies and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ethical conflicts and their resolution mechanisms.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and the corpus of texts, incorporate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multiple translations, and employ empirical methods such as reader reception surveys, thereby furthe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translation ethics influenc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Chesterman, Translation Ethics, *Educated: A Memoir*, Ren Aihong, Autobiographical Literar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Educated: A Memoir*)是美国历史学家塔拉·韦斯特弗的自传体回忆录,2018年由 Random House 出版,中文译本由任爱红翻译,南海出版公司于2019年推出。作品讲述一位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女孩,通过自我教育挣脱极端摩门教家庭束缚,最终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成长历程。该书中文版在微信读书、豆瓣等平台广受关注。

目前学界对该译本的研究已从目的论、女性主义、接受美学、翻译重构、译者行为、语域理论及不可靠叙述等多个视角展开,多聚焦文本语言转换、译者主体性与读者接受效果,能解释译本“呈现了什么”与“读者感受到什么”,但较少深入追问译者抉择背后的责任逻辑、价值取舍与伦理动因,缺乏从翻译活动内部权责关系出发的系统审视。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伦理维度是其内在属性。现有研究虽偶有涉及伦理现象,但尚未依托切斯特曼五种伦理模式开展整体性分析。女性主义、接受美学等偏重文本意义与审美效果,而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框架聚焦译者责任、文本忠诚与文化交际约束,可从伦理决策层面为译者策略选择提供新解释,弥补现有研究在伦理维度的空白。本文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理论为框架,系统分析任爱红汉译本在五个伦理维度上的翻译策略,旨在为自传体文学翻译的伦理研究提供新视角,并为既有研究结论补充译者伦理决策层面的深层动因。

2. 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

翻译伦理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学界对译者主体地位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翻译策略多元化的研究趋势日益显著,在此语境下重审翻译伦理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切斯特曼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翻译伦理细化为五种分析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与承诺伦理。他借鉴麦金泰尔的美德伦理学思想,构建起以译者德性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并指出“伦理规范必须不断发展,以涵盖制度性和技术性行为主体”[1]。

国内外学界已围绕该理论开展大量研究。国内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理论应用,学者将该框架运用于文学翻译、政治外宣、影视字幕、中医术语等多个领域,探究该理论的指导作用;二是理论反思,部分学者针对框架局限展开讨论,“陈志杰与吕俊指出切斯特曼将伦理责任归于译者个体,却未给出面对多重伦理冲突时的清晰抉择方案”[2];“任晓光与赵莹莹引入爱的伦理,弥补该模式忽视主体间情感关联的短板”[3]。国外学者则将研究拓展至口译实践、机器翻译伦理、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前沿方向,在开展实证研究的同时持续进行批判性审视。总体来看,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框架凭借其客观性、描述性与系统性得到学界广泛认可。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五大伦理模式作为相互独立的工具单独使用,较少关注模式之间的内在联动关系。事实上,这五类伦理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交融、动态制衡的有机整体:译者在实践中往往同时面对多重伦理约束,既要忠于原文,又要满足委托方与读者需求;既要促成跨文化理解,又要适配目标语文化,最终依托承诺伦理协调各类张力。基于这一理论特质,本文将以五大伦理模式的互动关系为分析基础,对译本开展整体性考察,避免单一维度的碎片化解读。

3.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翻译策略的伦理分析

3.1. 再现伦理视角

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要求译者忠实再现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的意图。“切斯特曼认为再现伦理重在真理主张,要求译文必须再现原文、作者的意图以及原文的文化内涵”[4]。这一模式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翻译研究中关于忠实与对等的核心关切。对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部自传体回忆录而言,这意味着不仅要传达字面意义,更要再现作者塔拉独特的个人声音、价值倾向、情感体验与叙事风格。

原文: They argued daily, about the mess from the junkyard but more often about us kids. Grandma thought we should be in school and not, as she put it, “roaming the mountain like savages.” Dad said public school was a ploy by the Government to lead children away from God. “I may as well surrender my kids to the devil himself,” he said, “as send them down the road to that school.”

译文: 他们每天都为废料场的凌乱而争吵,但更多是为我们这些孩子而争吵。奶奶认为我们应该上学,而不是用她的话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爸爸说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他说,“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

该段围绕孩子教育问题展开家庭冲突:祖母主张入学,父亲则视公立学校为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流露出强烈的宗教抵触情绪。译者在再现伦理指导下,力求在语义与精神层面忠实于原文。

“roaming the mountain”译作“在山上游荡”,精准再现了祖母视角下孩子不上学便无所事事的价值判断;“us kids”处理为“我们这些孩子”,保留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凸显塔拉的亲身参与感。父亲话语中,“the devil himself”译作“魔鬼”,“lead children away from God”译为“引导孩子远离上帝”,均完整保留了原文的宗教色彩,未作淡化处理。

该译文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最典型的是“may as well...as...”平比句式的处理:译者以反问句“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替代直译,虽有效传递了父亲的极端抵触,但语气较原文更为激烈,隐含质问与说服之意。若采用直译,如“我还不如把孩子交给魔鬼,也不送他们去那所学校”,则更能忠实再现

句式与语气，但行文略生硬，可读性有所牺牲。两种译法各有得失，反问句以情感传递优先，直译以形式忠实优先，从再现伦理来看皆为合理选择。

此外，有读者指出，“like savages”译为“像野人一样”较为直接，若改为“像野孩子一样”或更贴合祖母的关切语气；但“野人”一词保留了原文的冲击力，也更鲜明地呈现了两代人的价值观差异。总体而言，译者以语义忠实为主体、句式调整为辅助，力求实现原文精神意蕴的深层再现，体现了再现伦理的核心要义，然而具体策略的取舍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3.2. 服务伦理视角

服务伦理强调译者应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不仅对原文作者体现忠诚，更要面向译文使用者负责，因此常需对原文作适当调整。“在切斯特曼框架中，翻译是面向多方主体的社会服务行为，委托方主要指出版机构，同时译者亦需兼顾目标读者等利益相关方”[5]。任爱红译本由南海出版公司推出，大众文学出版定位与市场发行目标构成前置约束，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

原文：He said he could see the path I was going down and it was not good. I was losing myself, becoming like other girls, frivolous, manipulative, using how I looked to get things.

译文：他说他看清了我走的路子，那很不好。我在迷失自我，变得和其他女孩一样，轻浮，想要操纵别人，试图用外表去得到想要的东西。

该段描写父亲对塔拉的严厉指责，体现了父亲传统保守的思想。在前置约束下，译者据此将国内大众读者作为终端服务对象，优先保障阅读的流畅性与理解的即时性。译者在翻译处理过程中，将“path I was going down”译为“走的路子”，以口语化表达贴近父亲身份、契合通俗化要求，但丢失“down”隐含的堕落方向感，且“路子”偏中性，弱化了警示与否定语气；若译“走的下坡路”，可保留方向隐喻，更兼顾服务与忠实。“frivolous, manipulative”译为“轻浮，想要操纵别人”，前者选用带道德评判色彩的词汇，后者以“想要”显化行为倾向、降低理解成本；但“想要”弱化了原有性格特质，若译“轻浮、善于摆布别人”，更贴近原文贬义与语气，且未显著增加难度。“using how I looked to get things”直译“用外表去得到想要的东西”，虽忠实且不打断阅读，但“用外表”略显生硬；有译者认为“靠姿色换取好处”更符合中文习惯，更能传达父亲的批判，而直译以最低干预保证流畅，仍属合理。可见，译者以读者导向的显化与本土化兼顾出版与读者需求；若在可读性内更贴近原文，则可优化平衡，彰显服务伦理的灵活性。

3.3. 交际伦理视角

交际伦理主张译者应促进异质文化间的跨文化交流。“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需在源语与目标语文化间架设理解桥梁，既要再现原文内容与作者意图、对译文使用者负责，也要考量译文在目的语中的接受效果，体现两种语言文化的对话”[6]。《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涉及大量具有美国文化特质的内容，包括极端摩门教家庭的宗教观念、爱达荷州偏远山区的生存状态、家庭教育与公共教育的冲突等。这些对中国读者而言皆为陌生的文化他者，要求译者准确理解原文信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解读源语文化，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似的情感体验。

原文：I became erratic, demanding, hostile. I devised a bizarre and ever-evolving rubric by which I measured his love for me, and when he failed to meet it, I became paranoid. I surrendered to rages, venting all my savage anger, every fearful resentment I'd ever felt toward Dad or Shawn, at him, this bewildered bystander who'd only ever helped me. When we argued, I screamed that I never wanted to see him again, and I screamed it so many times that one night, when I called to change my mind, like I always did, he wouldn't let me.

译文：我变得反复无常，吹毛求疵，充满敌意。我设计了一个怪异而不断变化的评估标准，来衡量他对我的爱。一旦他没达到要求，我便胡思乱想。我情绪失控，将我全部的野蛮的怒火、我对父亲或肖恩的所有可怕的怨恨，都发泄到这个只是来帮助我的困惑的旁观者身上。我们吵架时，我尖叫着再也不想见到他。我这样大吵大闹了很多次，终于有一天晚上，当我像往常一样打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了主意时，他拒绝了。

该段描述塔拉在极端摩门教封闭家庭与山区原生创伤共同作用下性格异变，将创伤投射至男友查尔斯，最终导致关系破裂。原文首句“erratic, demanding, hostile”译为“反复无常，吹毛求疵，充满敌意”，以四字格排比强化语势，直观呈现主人公的不稳定状态，也使读者快速感知作者承受的创伤。另一译法“喜怒无常、苛求、敌对”虽更简洁，但节奏与冲击力稍逊。针对原文复杂的插入结构，译者将“venting all my savage anger...at him, this bewildered bystander”重组为中文顺叙逻辑，先交代怨恨源自父亲与肖恩，再点明男友为无辜局外者，帮助读者理解原生家庭对作者的影响。若直译为“将怒火发泄到他身上，这个迷惘的旁观者”，则会打乱中文的叙事节奏。“screamed it so many times”译为“大吵大闹了很多次”，更符合日常表达，利于读者代入情感语境；若译“尖叫了无数次”，虽强度贴近，却略嫌书面，且“无数次”与原句中的重复语义略有重复。尾句“he wouldn't let me”译为“他拒绝了”，将含蓄否定显化为明确的终结；若直译“他不让我回头”，则容易造成理解歧义。本段翻译体现了交际伦理与服务伦理的协同，译者既通过认知等效与文化疏通弥合文化隔阂，又降低读者认知负荷满足市场需求，两种伦理合力共促译文的有效传播。

3.4. 规范伦理视角

规范伦理(Norm-based Ethics)要求译者应满足目标语文化中特定的文化期待。翻译规范是目标语社会长期形成的、对翻译行为与译文文本的评判准则，界定了何为合格的译文，构成翻译活动需要遵循的翻译标准。翻译规范可分为期待规范与专业规范：期待规范是目标语读者对译本体裁、语言风格、叙事形态的文化预期；专业规范是翻译从业者、出版行业所遵循的翻译操作准则，包含文化专有项处理、文本叙事重构、注释策略等操作层面标准。“这要求译者在处理源语文本时，兼顾期待规范与专业规范，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标准和文化预期”[7]。《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属于自传体文学，具有作者塔拉极其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反映着她真实的成长经历，中文读者对该文学体裁有着独特的阅读期待，包括语言的流畅性、情感的真诚性以及叙事的可读性。

原文：I had grown up in the mountains, in a family of **survivalists**, who built bombs in the basement and prepared for **the End of Days**.

译文：我在大山里长大，家里是生存主义者，他们在地下室制造炸弹，为世界末日做准备。

该句集中呈现了美国摩门教山区生存主义家庭的文化背景。其中“survivalists”与“the End of Days”均为典型的源语文化负载词概念，对中文大众读者而言相对陌生。就期待规范而言，中文自传叙事要求直白流畅，晦涩术语易打断阅读节奏。“survivalists”译为“生存主义者”，采用大众社科读物的通行译法，既传达人物特征，又符合汉语读者认知习惯；“the End of Days”本是摩门教末世论概念，译者未照搬“末日审判”等词汇，而通俗转为“世界末日”。该译法虽显著提升了可读性，却难免有所简化：通行译法淡化了原词的激进与边缘色彩，而“末世备战者”等更具具象感的译法则因陌生化加重认知负担；同理，“世界末日”牺牲了神学仪式感，“末日审判”又易疏离非宗教读者。在通俗传记的文体约束下，任译显然更贴合读者接受习惯。就专业规范而言，国内大众传记翻译对普及度较高的文化专有名词通常采用归化简化、省略脚注的惯例，以避免注释干扰叙事。译者未对生存主义或摩门末世观加注，是基于叙事优先的主动取舍，但该策略亦有争议：有读者认为缺乏背景提示易使主人公的备战行为被误读为单

纯偏执，也有译评者指出可借行文内隐性补偿传递文化信息。客观来看，该概念在后文已有充分呈现，且大众传记对注释容忍度低，省略脚注实属合理取舍。译文在遵循叙事流畅与兼顾文化传达之间取得平衡，既回应了读者期待，又契合行业惯例，译文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3.5. 承诺伦理视角

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倡导译者应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该伦理视翻译为以翻译为职业的译者向与翻译相关的各个主体以及翻译行业本身作出承诺的行为”[8]。“切斯特曼把伦理价值的冲突问题转交给译者德行的自明判断，将注意力从译者的伦理决策过程转向决策者的个人品格”[9]。作为一种职业，翻译有翻译行业的道德准则，对译者提出了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应当体现出的专业水准。切斯特曼曾言，译者处于“各种义务相互竞争的两难地带”，而对伦理冲突的化解最终依赖译者德行的自明判断而非机械的规则适用。

译者任爱红是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师，深耕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具有丰富的跨文化传播经验，致力于在可读性与文化传达之间寻求平衡。

原文：The chirrup of crosswalk signals, the shrieking of sirens, the hissing of air brakes, even the hushed chatter of people strolling on the sidewalk—I heard every sound individually. My ears, accustomed to the silence of the peak, felt battered by them.

译文：人行道信号的吱喳声，警笛的尖叫声，气闸的嘶嘶声，甚至漫步在人行道上的行人的闲聊声——每一个声响都逃不过我的耳朵。我的耳朵，习惯了山间的寂静，被这些声音折磨得痛苦不堪。

该段描写塔拉在嘈杂街道上对声音的密集感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体验。承诺伦理视角下，译文整体体现了译者的职业责任感。译者将“chirrup”“shrieking”“hissing”分别译为“吱喳声”“尖叫声”“嘶嘶声”，三组拟声词选词准确，体现了对声音细节的专业敏感；“hushed chatter”译为“闲聊声”，自然贴切，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然而，若以承诺伦理中对持续追求卓越的标准审视，个别处理仍有可商榷之处：“人行道上的行人”中“人行道”与“行人”词根重复，虽强化了声音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却在书面表达上略显冗余，若改为“路边行人的低语”，在保持听觉密集感的同时更为凝练；“battered”译为“折磨得痛苦不堪”，虽准确传达了情感强度，却缺失了原文反复击打的动态过程。若译为“被震得生疼”更具身体性，但过于口语化，影响叙事表达；“被轮番冲击”虽贴近持续暴力感，却因抽象化而弱化了身体体验。

进一步来看，承诺伦理在此并非孤立运作，而与再现、服务、规范伦理相互制约又彼此补充。再现伦理要求忠实传递感官体验与情感冲击，三组拟声词的精准选词即为其有效回应；服务伦理要求顾及读者接受习惯，将“hushed chatter”译为“闲聊声”而非“低语交谈”，用于满足读者阅读理解；规范伦理则要求译文合乎目标语表达习惯与文体期待，以“折磨得痛苦不堪”收束全句，虽情感强度稍有折损，却保障了行文自然流畅。可见，承诺伦理并非凌驾于其他伦理之上，而是在多重诉求的交汇处作出专业判断。

4. 结语

本研究以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为框架，系统分析了任爱红译本在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及承诺五个维度下的翻译策略，揭示了各维度侧重点的差异及其相互交织、动态制衡的关系。研究进一步表明，自传体文学兼具审美性与纪实性，译者需在忠实再现原作文本风貌的同时兼顾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而伦理视角正可解释译者“为何做出这些选择”的深层动因。

相较既有研究多从女性主义或接受美学等外部维度阐释译本效果，本文的伦理视角揭示了译者文本

呈现并非单纯出于文学审美或主题表达的需要，而是在多重伦理责任约束下主动权衡、取舍的结果，为既有结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女性主义视角解释了译本如何传递女性觉醒主题，接受美学解释了译文如何契合读者审美期待，而翻译伦理则进一步追问这些选择背后的责任逻辑与职业规范。

任爱红译本的实践表明，在多重伦理准则之间构建动态平衡，是自传体文学翻译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本研究作为基于切斯特曼宏观框架的基础性分析，仍存在案例数量有限、伦理冲突与协调机制探讨尚浅等局限，未来可扩大语料范围，引入多译本对比与读者接受调查等实证方法，以进一步深化对翻译伦理影响策略选择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Chesterman, A. (2001)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The Translator*, 7, 139-154.
<https://doi.org/10.1080/13556509.2001.10799097>
- [2] 陈志杰, 吕俊. 译者的责任选择——对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思想的反思[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1): 62-65.
- [3] 任晓光, 赵莹莹. 论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及其缺陷——从“爱的伦理”到“翻译的爱”[J]. 韶关学院学报, 2015(5): 123-126.
- [4] 陈振东. 翻译的伦理: 切斯特曼的五大伦理模式[J]. 国外理论动态, 2010(3): 85-88.
- [5] 郝军. 翻译伦理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孙致礼《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3, 24(2): 76-78.
- [6] 李慧君.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五种模式分析与改进[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中南大学, 2010.
- [7] 张静. 从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看翻译策略[J]. 文学界(理论版), 2010(9): 119+124.
- [8] 梅阳春. 翻译的承诺伦理——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4(6): 97-101.
- [9] 陈金金. 切斯特曼五大翻译伦理模式的补充与改进[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